

法
英
西
德
通
讯
社

我
领
导
人
和
首
都
群
众
游
园
欢
庆
「
五
一
」

【法新社北京五月一日电】北京今天愉快地，井然有序地度过了“五一”节。

六个大公园里有庆祝活动，这些活动的主题很多是批林批孔运动。

这里没有举行游行，已有好几年没有举行游行了。

在写着“批林批孔”的标题的大标语牌上贴着开批林批孔会的照片。

在张灯结彩和红旗林立的建筑物之间的街上，柳絮被和风吹得满地都是，聚成雪球似的。

【人民日报】象前几年一样，没有就这个节日发表社论，但是它在头版刊登了毛主席的大幅照片，还在同一版刊登了他的几条语录。

其中有一条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条语录含蓄地强调了批林批孔和文化革命之间的联系。

几位中国领导人，特别是党的五位副主席中的三位——周恩来总理，王洪文和叶剑英到公园同群众一起游园。

同周恩来在一起的是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江青，还有几位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和邓小平在另一个公园里露面。

【德新社北京五月一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在庆祝五一节时同以往一样没有阅兵，在对外政策方面也没有任何显示力量的表现。只有号召工农兵把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进行到底的口号，使得人们记起目前正在开展一场新的意识形态运动——文化革命的第二阶段。

成千上万亩红旗在春天晴朗的蓝天下飘扬，这个城市里的公园一夜之间变成了娱乐中心。

有鱼展，木偶戏，狮舞，杂技和魔术等。

成千成万的人带着孩子穿过世界上最大的广场，走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的前面。

为了庆祝这个节日，北京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苏联工人据说是为抗议他们的国家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而举行所谓的罢工和抗议示威的消息。

【路透社北京五月一日电】（记者：夏普）中国的最高级的政治局的十多名委员与群众一起参加了这里的丰富多彩的一节庆祝活动。

去北京市内或郊外的公园参加庆祝活动的领导人的长长的名单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周恩来总理。

在观看歌舞表演时，周恩来坐在柬埔寨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的旁边，坐在亲王右边的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

【路透社北京五月一日电】旗帜飘扬的中国首都今天放假休息，在公园里有各种露天舞台与文艺演出，但是五一节的主题是批判已死的卖国贼林彪。

在北京的公园里悬灯结彩，挂起了攻击林彪的标语和横幅的同时，官方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张毛主席的大幅照片，还有他的著名的“思想”的语录。

这家报纸并没有发表任何关于五一节的社论，但是官方的新华社发表了一条短短的报道，赞扬首都充满了“战斗团结和革命豪情”。并且谈到了北京人民“欢乐和胜利”的情绪。

为了保持过去三年来以比较低的调子庆祝五一节的倾向，今天晚上将不放焰火。

北京的交通警察挑选这一天来改穿夏季制服，而且中国海军也已经发下了新的制服，而陆军却还保持他们原来的肥大的绿衣绿裤。

薩達特对黎巴嫩一周刊主編的談話

揭露苏联对埃及的背信弃义和霸权主义

【本刊讯】贝鲁特《事件》周刊最近一期刊载埃及总统萨达特对该刊主编萨利姆·卢齐发表的谈话，摘要如下：

问：贵国同苏联的关系为什么恶化了？

答：说来话长，在埃及只有两个人了解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这就是纳赛尔和我。我们知道全部情况。今天，在回顾形势时，我感到在一次即使是时间很长的谈话中，有许多事情和表态也是难于说清楚的。而且，我希望不同苏联断绝一切关系。但是有些事情应当谈出来，因为维护友谊的最好办法是坦率。我还记得波德戈尔内主席在以色列于一九六七年阴暗的夏季发动进攻后对埃及进行的第一次访问。当时纳赛尔正式要求苏联负责埃及的空防，任命一位苏联指挥官。这个要求是在一次正式会议上提出来的，那时陪同波德戈尔内主席的是苏军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元帅。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我支持了纳赛尔总统的立场。众所周知，那时以色列在防空方面占优势。我们的空军完全被破坏了，但是我们有决心重新建立我们的武装力量。波德戈尔内主席当时同意苏联在一位苏联军官的指挥下担负起这个责任。纳赛尔和我感到松了一口气，并充满了希望。我们能够致力于重建埃及武装力量这个任务。那天，以色列的飞机在埃及的上空飞来飞去，并进行各种特技表演。那真是耀武扬威。而我们呢，我们既没有飞机也没有空防……当天晚上，纳赛尔告诉我波德戈尔内主席要求同他举行紧急会晤。在这次会晤中，波德戈尔内向他表示对苏联不能满足埃及的要求感到抱歉……他甚至拒绝向埃及派出一位苏联指挥官来领导作战。在波德戈尔内主席和苏联参谋长同意负责这一使命的中午和他们表示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而感到抱歉的这天晚上之间发生了什么呢？这是我至今还没有解决的一个谜。

问：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约翰逊和柯西金的葛拉斯堡罗会谈，正是在当天快中午的时候举行的。难道那里没有一点儿可供揭开这个谜的因素吗？

答：可能有。不论怎样，这一天应当载入史册，应当设法廓清一切秘密。

我不想揭发苏联耍手腕来触犯苏联。我将坚持那些维护苏联人面子的事情。我们同苏联的关系达到了那样信任的程度，所以我们把埃及的空防委托给一位苏联指挥官本人来负责。当时，纳赛尔不愿在开罗提出这一要求，他派我到莫斯科去向苏联领导人证实这一点，并再次提出了要一位指挥官来管埃及防空的要求。但是尽管如此，苏联人还是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我重复一下，我非常感谢他们，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使我们得以建立一个空军参谋部，这个参谋

部通过实践，取得了在海，空，陆三条战线作战的最大能力，能够对付各种战斗中出现的一切特殊情况

和复杂情况。
在这次十月战争中，以色列没有能够摧毁一个机场，也没有能够摧毁一个埃及基地。相反，以色列飞行员在未到达我们的基地之前就把炸弹统统抛掉了。因为他们被我们的飞机追得无法达到它们的目的地。他们只好把炸弹到处乱扔一气，往往是扔到只有平民的村庄。我们曾及时地把这个公布于众。我就举这两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和苏联关系的性质。我们曾确信苏联人是我们的朋友。在现阶段，坦率是必要的，因为它比沉默有效。在“十月文件”中，我强调了把我们同一个大国的关系中的一切问题都说清楚的必要性。我对任何国家都不怀敌意。

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答：这一切都是一九六七年以前的事了。

问：总统先生，如果事情发生的前后经过真是这样的话，那你如何解释：《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说纳赛尔制定的路线现在被取消，苏联对这种情况感到遗憾？

答：这个问题应向《真理报》提。我倒想告诉你在 一九六七年八月那个阴暗的夏天所发生的一个小事件。当时，铁托元帅来亚历山大访问我们的时候，正是纳赛尔对苏联人的做法感到很棘手的时候。不错，他们与我们建立了空中和海上桥梁，但是他们粗暴而拙劣的做法，使人感到他们要把一切指挥权都弄到他们手里去。纳赛尔那时自制不住了，发火了，他对铁托说：“我再也忍受不了啦，他们的做法我再也不能忍受了，不管后果如何。”这件事记入了我们会议记录而入了我们的档案，也记入了铁托元帅的档案，你可以去看看，好亲自了解一下纳赛尔当时那种极端气愤的情况。这就是纳赛尔时期他们的做法。就是我们现在在坐的这个屋子里，我作出了一切重大的甚至是历史性的决定，我同执委会和最高中央委员会的冲突，驱逐苏联专家的决定，最后是取消新闻检查的决定，所有这些决定都是在这个屋子里作出的。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以色列推行了一种新的政策，即向埃及内线纵深进犯的政策。那时我和纳赛尔在亚历山大。他当时得了重感冒。他要我去召见苏联大使和苏联专家的领导，我照办了。我同正在埃及访问的一个苏联议员小组一起找到了他们，他们俩第二天来到纳赛尔总统那里会晤，我也参加了。纳赛尔对他们说：“以色列的意图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要从内部把埃及摧毁。”

（下转第三版）

外电评述基辛格葛罗米柯日内瓦会谈结果

【法新社日内瓦四月二十九日电】（记者：米歇尔·莱勒）观察家们今天说，总结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这里举行的两天会议的联合公报表明，苏联现在打算参加中东和谈的“各级会谈与各个方面”。

观察家们说，也可以把今天的公报看作是巧妙地表明，基辛格搞“个人外交”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观察家们说，苏联打算参加以叙军队在戈兰高地脱离接触的任何谈判。观察家们说，公报表明，苏联不想象在去年冬天以

埃谈判在苏伊士运河沿岸军队脱离接触时这样默默无闻。

但是美国人士对叙以军队迅速脱离接触的可能性仍然表示怀疑。

公报在日内瓦讨论的第二个问题——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减少多弹头核导弹——上要审慎得多。但是必须指出，两个超级大国对公开谈论在武器问题上的立场是有保留的。

【安莎社巴黎四月三十日电】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结束了在日内瓦举行的为期两天的会谈，会谈内容包括四个问题，欧洲安全与

合作问题，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双方在欧洲裁减军事力量的问题，中东危机以及有关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

观察家认为在欧洲安全问题和减少军事力量问题上看来达成了重要协议。

据说美国人接受了在苏联实行人员和思想自由交流问题的一项折衷解决办法，从而有可能达成把所有目前驻在欧洲的外国军队削减百分之五的协议。据说葛罗米柯又重新提出基辛格上次访问莫斯科时想解决的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并且使美国国务

院得到了提出反建议的基础。

尽管如此，观察家认为，由于苏联显然不太愿意向一个其地位不断受到国内事务损害的美国总统作出保证，因此距达成重大协议还很遥远。

进一步限制武器谈判的另一个障碍是，美国国会持谨慎态度，它反映了美国人民害怕苏联不作出肯定的让步而美国作出单方面让步的情绪。

葛罗米柯回到莫斯科

【塔斯社莫斯科四月三十日电】题，葛罗米柯回到莫斯科

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今天从日内瓦回到了莫斯科。

白宫向美众院司法委员会提交尼克松关于水门案件的谈话记录

众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说这些记录不足以回答传票的要求

【美联社华盛顿四月三十日电】今天向国会送交了汇编成册的尼克松总统关于水门事件谈话记录，并附有白宫的一项内容摘要。这项摘要宣称，这些记录证明尼克松是无辜的。

在一卷篇幅同大城市电话簿一样厚的文件中，共向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送交了一千三百零八页的讲话记录，以便由它调查对尼克松进行弹劾的可能性。

还分别向三十八位委员会成员送交了装在牛皮纸封袋里的副本，这些委员将在星期三开会决定是否接受这些讲话记录，而

不单索要这个小组当初传调的白宫录音带。

这些记录附有由尼克松关于弹劾问题律师圣克莱尔撰写的长达五十页的内容摘要，这份摘要把引用的总统讲话同白宫关于总统在水门事件掩盖活动的关键时刻的言行的叙述拼合在一起。

圣克莱尔的文件最后说：“在整个水门事件期间，这些机密谈话录音的原始材料证明总统事先不知道潜入行为，在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以前他不知道有任何掩盖活动。”

它说：“在所讲过的全部成千成万句话中，虽然讲话常常是不清楚的和

含糊的，但是看来这位美国总统一次都没有参与一项阻挠司法工作的犯罪阴谋。”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四月三十日电】尼克松总统的关于水门问题的一些秘密录音带的汇编成册的记录稿，今天已送交国会，一起送去的还有一项白宫声明，说这些记录证明，他“不了解”窃听活动或之后的掩盖活动，证明约翰·迪安第三是真正的罪犯。

这些记录在下午三，四点钟散发给记者，六小时之前，记录交给了众院考虑弹劾尼克松的司法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未经解释取消了原定上午举行的一次会议。委员会在四月十一日曾发出了索取总统的四十二次谈话的传票。委员会主席，新泽西州民主党人彼得·罗迪诺和其他民主党人指责说，这些编辑成册的记录不足以回答传票的要求。

文件中共包括四十八次谈话和会议。

文件的大部分都打有破折号，这显然表明根据尼克松的判断这些地方的材料是无关的，因此被删掉了。还经常在括弧里指出，有些部分“不清晰”或“听不见”或“虚词被删除”。

我们终于进入了使人类抱有的限制核武器的希望得以实现的过程——当我几周后在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会晤时，这一过程将继续下去。我们在缔造不仅这一代而且子孙后代的和平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在国内，需要作出极其重大努力来控制通货膨胀，开发我们的能源，加强我们的经济，以使美国人取得一九五六年以来从未取得过的成就：没有战争和没有通货膨胀的全面繁荣。

一天陷在水门事件里，你们的总统，你们的国会在这一天必须做的工作就无法做了，而为了处理那些影响到你们的繁荣，影响到你们的安全以及能够影响到你们的生活的重大问题，这种工作是必须做的。至于我本人，我打算继续尽我最大的能力来完成你们选我出来时要我完成的工作。

尼克松就水门事件录音带问题发表谈话

【美新处华盛顿四月三十日电】下面是尼克松总统四月二十九日就水门事件录音带问题向全国发表的谈话全文（本刊作了删节）。

我要求今晚这个时候发表谈话是为了宣布我对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索取更多的水门事件录音带的传票的答复，是为了向你们谈谈我明天将采取的行动——我所希望的这些行动对你们的意义以及向我提出的非常困难的选择。

这些行动将最后地，一劳永逸地表明，在水门事件和掩盖问题上，我所知道的情况和我的所作所为就是我从一开始向你们谈的那些情况。

一年多以来，出现了

各种说法和暗示，即我知道水门潜入事件的计划，我参与了掩盖这一事件的广泛阴谋。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现在正在调查这些指责。

在三月六日，我命令把我以前提交给特别检察官的一切材料都交给那个委员会。这些材料包括总统的十九次谈话录音和从白宫私档中拿出来的七百多份文件。

四月十一日，司法委员会发出了索取另外四十二盘它认为调查所必要的谈话录音带的传票。我同意在明天以前对这一传票作出回答。

在你们看到的在我左边的那些文件夹里面，有一千二百多页的我在

七二年九月十五日到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同我的主要助手和同事所进行的有关水门事件的私人谈话记录。这些记录包括了所有被传的有记录的谈话的部分。

就总统个人对水门及其掩盖事件所了解的情况和所采取的行动而言，这些材料——以及已经提供的那些材料——将会使真相大白。

我将邀请罗迪诺主席和委员会高级少数党成员哈钦森来白宫听取这些谈话的真实的全部的记录，这样他们就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记录是确切的。

我希望，人们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可隐瞒的东西这一事实不会再有任何怀疑。

我们生活在一个中东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第一次有可能实现和平的时代。

【路透社华盛顿四月二十九日电】尼克松总统今晚表示要向众院司法委员会提供白宫谈话记录一事触怒了许多民主党人，他们愤怒地拒绝接受，一些共和党人则持强烈的保留态度。

一些有地位的民主党众议员对总统决定只提供记录而不提供录音带表示不满，但是象共和党在司法委员会中的年资高的代表爱·哈钦森和参院共和党领袖休·斯科特等一些显要的共和党人都欢迎总统作出的决定。

哈钦森说，他认为总统建议他和该委员会主席罗迪诺听那些录音带以便核查提交的记录是否可靠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两位民主党众议员杰·沃尔迪和唐·爱德华兹带头对总统的建议作出愤怒的反应。沃尔迪说，“总统傲气十足的讲话是愚弄人的。总统已经表明已不再可能同本委员会合作。”爱德华兹说，“总统必定是把什么东西隐瞒起来了。”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四月三十日电】众院司法委员会中的共和党人今天以有点疑虑的心情接受了尼克松总统关于只提供传调的水门事件录音带的讲话记录的决定，但是他们已经准备对民主党人企图拒绝这个建议的任何做法进行斗争。

民主党人普遍以苛刻的字眼谈到尼克松的建议——称这些讲话记录是“杂乱无章的东西”和“掩盖活动”——但是在对它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上，他们似乎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共和党人看来想接受这些讲话记录，丢开这个问题。

电报纷纷打到委员会三十八名成员中大多数人的国会办公室来，大部分电报反对总统的立场。共和党的一个办公室说，它在第一批邮件中收到了二十九份电报，所有的电报都是不支持尼克松的。整个上午，罗迪诺的办公室收到了四千五百份电报，其中大部分是反对尼克松的。

但是，尼克松得到两院共和党人某种强大的支持，其中有亚利桑那州参议员戈德华特的支持。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四月三十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尼克松先生的证据》，摘要如下：

尼克松现在说，他将予以公布的一大堆谈话记录可能使他得到短暂的政治上的好处。然而，从长远来说，这一姿态并没有满足众院司法委员会的要求，也不合乎任何法律，除了尼克松自己的法律。

该委员会要传调的不是编辑成册的谈话记录，而是录音带。事实上是有正式记录的，这份记录可以证实或驳斥掉迪安的许多说法。因此那个记录——尼克松的录音带——是最关重要的文件性的证据。编辑成册的谈话记录不能解决问题。编辑成册的谈话记录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广泛的猜疑，怀疑向司法委员会和公众隐瞒了证据。

美联邦法院陪审团宣布米切尔和斯坦斯无罪

【路透社华盛顿四月二十八日电】预料今天宣布前司法部长米切尔及前商务部长斯坦斯无罪，将大大振奋白宫由于水门危险而遭到严重损害的情绪。

有待审讯的还有前白宫助理人员霍尔曼、埃利希曼、科尔森以及前助理司法部长马迪恩，前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律师帕金森以及霍尔曼的前助理斯特罗恩。

葡修总书记库尼亚尔回葡并同斯皮诺拉会谈

库尼亚尔表示支持政变当局并准备参加新政府

【法新社里斯本四月三十日电】葡萄牙共产党领导人阿尔瓦罗·库尼亚尔在流亡十三年以后于今天胜利归来。他要求人们在明天五一节庆祝活动期间遵守纪律。

葡共总书记库尼亚尔在由坦克车警卫的机场上受到挥动旗帜和高呼口号的兴奋的群众的欢迎。

这位共产党人是政变后局势中的一位关键人物，他在这个国家第一次正式庆祝五一节的前夕结束他在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流亡生活而回国。

最近回国的另一位流亡者，社会党领导人苏亚雷斯今天在机场欢迎了库尼亚尔。

这位共产党领导人举行了简短的记者招待会，

然后爬上一辆坦克车向群众讲话。他说，共产党准备负起它的责任，参加军人委员会答应成立的代表全国的政府。

他在群众的掌声中要求结束在安哥拉，几内亚和莫三鼻给的殖民战争，欢呼武装部队和军人委员会。他说，他们“开辟了恢复自由的道路”。

许多青年军官与欢迎群众混在一起，并显然为这位流亡者所受到的动人的欢迎所感动。

以前处于地下的共产党杂志《前进》现已作为日报出版了。

这位共产党领导人是同另外几名流亡者——包

斯皮诺拉继续同一些党派领导人会谈

定葡萄牙和非洲领地的前途。委员会的领导人斯皮诺拉将军说，他希望莫三鼻给，安哥拉和葡属几内亚成为葡萄牙联邦范围内的自治邦——但是极左翼的政治家们则要求马上完全独立。

这位发言人表明，委

美国民主党人对尼克松只提供谈话记录不满

《纽约时报》说尼克松此举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广泛猜疑

括歌唱家和作曲家若泽马里奥·布兰科——取道巴黎回国的。

【法新社里斯本四月三十日电】流亡十三年后于今天回到这里的葡萄牙共产党领导人库尼亚尔在到达后不久与军人委员会的领导人斯皮诺拉将军和委员会的另外两名委员晤谈了两个小时。

他在会谈后只说，没有讨论未来的政府的组成和成立问题。库尼亚尔是由党的常务委员会的其他两名委员陪同的。

委员会还没有决定邀请谁来组成临时政府。斯皮诺拉和政治领导人之间在继续进行接触。

费尔南德斯少校说，七人委员会正在为成立临时政府而高速地向前迈进。但是，他承认在委员会委员和各主要的左翼组织之间意见有分歧。

【本刊讯】四月六日的一期【中肯国际】杂志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进入萨达特时代》，摘要如下：

埃及已开始从纳赛尔主义变成萨达特主义了吗？所有来自开罗的迹象表明是这样的。由于发起了大规模地重建苏伊士运河的计划，由于萨达特总统取消了新闻检查以及解除纳赛尔政权的最后一位发言人海卡尔主编的职务，埃及正迅速地进入萨达特自己所标榜的“有希望的时代”。

自从最近同以色列发生战争以来，开罗的雕刻家们一直忙于设计在苏伊士树立一个巨大的萨达特像。

人们终于看到萨达特是一位将建立一个“埃及人的埃及”的民族主义领导人。

而且，埃及报纸正在欢呼他的把纳赛尔的左倾紧身衣变成新型社会主义的运动是“自由的曙光”。

总统已迅速地采取了一些措施为新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这些措施是：取消令人讨厌的没收查封法并恢复了在纳赛尔统治下被遣散的司法官员的职务，特别是放松对外币的控制，目的是为了

外
报
电
道

西
贡
军
队
侵
入
柬
埔
寨
境
内

【合众国际社西贡四月三十日电】军方人士今天说，南越军队，坦克和作战飞机在通往西贡的入口处同共军进行追击战时开入了柬埔寨，这是宣布停火以来第一次开入柬埔寨。

军官们说，政府军是在首都以西四十英里的地方越入柬境的，渗入到边境内至少有二英里半处的共军庇护所。

今天遭到南越军队袭击的地区是在所谓鸚鵡嘴的地方。

情报部门的军官说，自一九七二年越南的复活节攻势以来，共产党军队一直控制着这个地区，并把它用来作为补给和集结军队的地区。

军方人士说，今天冲过边境的行动是为了肃清德惠突击队营地区的共军而进行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的一部分。德惠突击队营位于西贡以西三十五英里，该营受围已有一个月了。

军方人士今晚把进入柬埔寨的战斗称作“追击战”这一点表明，军官们在一旦宣布进击时将实行“穷追”政策。

【美联社西贡四月三十日电】西贡军方人士今天说，南越轰炸机星期一轰炸了柬埔寨境内的北越远射程大炮，因为这些大炮向边界线的越南一侧的一政府前哨基地发射了一千多发炮弹。

在西贡以西五十五英里的隆科前哨基地的不到三百人的防守人员在猛烈炮火袭击下放弃了这个据点。

【法新社西贡五月一日电】消息灵通的军方人士今天说，政府军在本周早些时候在几乎就在边界上进行了一场坦克战之后，越过了西贡西南一百公里处的鸚鵡嘴地区的越柬边界。

虽然如此，这里的最高司令部却不肯证实这一消息，但是这些人士说，这次进入柬埔寨的时间有限，政府军也没有深入到柬埔寨境内。

这里的军事观察家说，虽然柬埔寨政府和南越政府之间对于这样一类的行动并没有正式协议，但是据悉，对这次短时间的越境行动是有默契的。

【合众国际社西贡五月一日电】军界人士今天说，这次进入柬埔寨并不是预先计划好的行动。一些战地消息说，政府军为了追击共军而越过了这段没有明确划定的边界，后来又把军队撤回了德惠县。

【路透社西贡五月一日电】西贡最高司令部今天说，它的军队在柬埔寨边境附近重创共军，但是正式否认他们曾越界进入柬埔寨领土。

军方人士说，在边境地区进行任何作战行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要解除南越境内被围困的政府军基地所受到的压力。

阮文绍反证越南南方共和“破坏和平”

【法新社西贡五月一日电】阮文绍总统今天在五一劳动节文告中号召军民对共产党破坏和平协定的行动给以“应有的”回答。

他说，“共产党又已在南越发起了侵略战争。

我们几乎看不出还有什么和平了。”

他说，“在巴黎和平协定签订之后差不多一年半，战争就又打起来了，正是因为我们想生存下去，我们才被迫进行自卫。”

《中肯国际》文章 《进入萨达特时代》

推动经济。他正在鼓励被忽视的私营部分，保证它不会遭到没收，征发和收归国有。

自从去年十月以来，至少有五家美国银行一直对开罗进行探查。美国，日本和西欧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都想在这个有利可图的地方下赌注。

准备建设联接运河西岸和西奈的地下公路的庞大计划可能使持怀疑态度的西方人感到惊奇，但是，对于渴望获胜的埃及人来说却是精神美味。三个新的关于经济，国民发展和教育的计划委员会准备把重建工作的各个领域结合起来。甚至已制订了把以色列以前在苏伊士运河所占领的地方的巴列夫防线的一部分变成旅游区的计划。

随着萨达特之星的上升，纳赛尔之星就衰落了。政府办公室中挂着的纳赛尔像正在被取下来，而过去三年来，这些像同萨达特的像是并排挂在那里的。

（上接第一版）

“破坏阿布一朱贝尔工厂是个很严重的迹象。”

“但埃及没有对付超低空飞行的防空手段，这就是我决定去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会谈的原因。”

我们当时一块儿决定对访问保密。纳赛尔进行了这次访问，苏联人答应给他一些“萨姆—3”导弹。他们还保证为这种导弹派苏联专家来，直到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专家时为止。而且，一旦我们建成了我们的基地，这些导弹就运到我们这里。那一天，我们都满怀希望，就象一九六七年波德戈尔内和扎哈罗夫接受担负起埃及防空指挥权的那一天我们的感受一样。使我们更加乐观的是这一事实，即苏联人曾答应给我们运去一种特别的，能使我们袭击以色列的纵深地区的飞机，如果以色列袭击我们的话。苏联人甚至确定了交这些飞机的日期。在纳赛尔回来后，我们在四十天中投入了一场光荣的战斗，修建导弹发射基地的战斗，我们为此花了四千万埃镑，即每天花费我们一百万埃镑。苏联人遵守了他们的诺言按期给我们运来了导弹和这方面的专门人员。我们就只等待飞机了。纳赛尔一直看不到这些飞机到来，他控制不住自己，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一日给尼克松写了他的第一封信。随后他对苏联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访问，这是他最后一次的访问。我在告诉你苏联领导人和纳赛尔的谈判的方式导致后者接受了罗杰斯建议时，并没有透露什么秘密。事实上，纳赛尔在他同苏联领导人会谈时肯定说：“我接受了罗杰斯的建议。”

问：他是否要说他已接受或者打算同意罗杰斯的建议？这样一种决定不可能是一种轻举妄动的结果……

答：这个决定是失望的结果。纳赛尔不需要说他以后接受，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不需要威胁他们。他只是向他们宣布了自己的决定。正如我已对你说的，纳赛尔和我本人都不能同意受任何人的束缚。

问：纳赛尔访问莫斯科期间，你担任代理总统的职务。我记得那时你召开了一次社会主义联盟政治委员会会议，你们一致拒绝了罗杰斯的建议……

答：是这样。但是，当纳赛尔总统回到开罗并且向我叙述了在莫斯科发生的事情时，我改变了意见，并且和他一样同意了美国的建议。你知道他回到开罗时对我怎么说的吗？他一字一句地对我说：“苏联人的情况令人失望”。纳赛尔从莫斯科回来之后身体非常好，他好象年轻了二十岁。苏联人曾让他住在充氧的房子里，这通常是宇航员们住的地方。他身体恢复了元气，好象个十九岁的人。假如你到【金字塔报】办公室去，你会看到一张纳赛尔和我大笑的照片。我对他说：“我从未看到过你身体这样好，是怎么回事？”说到飞机，还是我目睹了这个历史的续篇，一九七一年三月一日和二日。这是我第一次以总统的身份秘密访问莫斯科的日子。我在同苏联的三驾马车会谈时由埃及两个高级军官陪着我。我提到了莫斯科向纳赛尔许诺但从未给我们的飞机问题。我得到的回答使我大发雷霆，苏联领导人回答我说：“我们准备给你们提供这些飞机，但条件是在我们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你们决不能使用。”这是我们关系开始恶化的日期。这次会谈是我同苏联打交道的主要问题，它导致了以后埃及辞退苏联专家的决定。我在这第一次秘密访苏回到埃及后，就召集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最高委员会会议，我告诉他们我拒绝以自由的代价来取得苏联飞机。我拒绝在埃领土上接受不是我们自己的也不是埃及最高政治指挥部的意志。

问：但在一九六七年，你曾同意由苏联来负责埃及

在埃及唯一的政治组织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总部中挂着的纳赛尔像刚被取了下来，并代之以萨达特的像。

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中，纳赛尔仍然被认为是阿拉伯人民的救星，人们每年公开纪念他的逝世，人们以某种惊恐的眼光看待非纳赛尔化的浪潮。人们担心，常常被画成同基辛格拥抱的萨达特也同资本主义拥抱。只有海卡尔提醒埃及人民说，以色列人仍然就在运河的另一边。

俄国人对萨达特所采取的措施感到非常失望，这是很自然的。在埃及扎根几乎达二十年以及在用俄国武器使埃及赢得战争之后，他们现在看到自己受到了粗暴的冷遇，而使美国得到了好处。

回顾起来，可以认为，萨达特这几年来一直在为他现在计划玩的游戏摆好一张又一张的牌，他一九七二年七月把

一万五千名俄国军事顾问驱逐出埃及一事，现在可以被认为是同美国搞新的缓和的不可缺少的前奏，这种缓和预定是要在打了一场成功的战争之后实现的。他在战争中团结了他的阿拉伯盟友，特别是沙特阿拉伯，这样就导致在战争之后引进了对埃及的巨大的投资。大赦使得他能释放阿里·阿明，并任命他为【金字塔报】新的主编，但是这次大赦并没有包括仍然被囚禁的他的最暴烈的政治对手萨布里集团。

萨达特自己给他的“门户开放”的对外政策下了定义，把它说成是为了使以色列不能独家地同西方友好。

他规定他的新的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保证每个埃及人都有体面的工作，保障每个人目前的状况和前途，根除饥饿，对疾病提供医疗，保障每个人生或死都不丢丑以及保证法律给被统治者而不是统治者以保障。”

这同纳赛尔的社会主义相去甚远。虽然萨达特没有纳赛尔那种对于群众具有催眠般作用的魅力，但是，他正在以一位打算使埃及具有新的形象的令人畏惧的领导人的面目出现。

及的空防。你曾要一个苏联军官来领导埃及的空军。

答：我们是曾提出过这个要求。纳赛尔和我都曾提出过这个要求，那是因为我们信赖苏联人，把他们看作是朋友，同盟者。再说，我们只是要求在很短的时期内，即在重新建立我们的武装力量的这段时间内。但当苏联人提出这个要求时，我拒绝了。如果纳赛尔还活着的话，他肯定也会拒绝的。我们不能接受任何人取代我们的意志。我不知道，当我说，对埃及来说，进行战斗的决定是违背了两个大国的意愿时，我不知道苏联人为什么要生气。我们的决定完全是埃及的决定，与两个大国中的这个或那个都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为什么发怒呢？难道是因为他们反对这场战争吗？他们同尼克松达成协议，首先通过军事放松然后通过冻结形势来最终结束这场战斗……。

问：库杜斯说，你很喜欢“军事放松”这个词。

答：这句话正是我在一九七二年决定辞退苏联专家的基础。正是在那时候我作出了这个决定。当以色列超过我们很多，而苏联人本身牵着我就象牵着一个要他怎么动就怎么动的傀儡一样时，他们怎么会搞军事放松呢？难道我要等到解决办法自行到来吗？那又是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呢？对埃及来说，这项解决办法无疑就是许多必须履行的条件，必须服从的既成事实，一句话就是保持现状。这就是我辞退苏联专家的原因。

问：然而库杜斯又说，尽管如此，你还是同意给苏联军舰在埃及港提供方便。

答：是的，即使苏联人没有提出这个要求，并且我们的联系几乎已经断绝，但我留给他们八个月的时间，以便让他们确信我的有关辞退苏联专家的决定并不是同美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大国达成协议的结果。这是百分之百的埃及的决定。

问：如果同苏联的关系继续恶化直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你是否相信，可以指望另一个武器来源呢？因为到头来，只有苏联和美国能够生产现代战争中所必需的大量武器。仅在一场战斗中就有一千辆坦克被摧毁……

答：在战斗的十七天中，有三千辆坦克在各条战线上被摧毁，这就意味着，至少有五千辆坦克参加了这场战斗。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许多最激烈的战斗中，损失从未超过五百辆。

问：除了美国或苏联外，其他哪个国家能为现代战争提供大量足够的武器呢？

答：我现在不想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同苏联的关系还没有达到破裂的地步。我们完全真诚的寻求的一切就是建立明确和坦率的关系。

问：我曾听说，在停止了苏联武器供应的情况下，问题是要修改军事战略，例如采用一种人数有限的军事力量，但是这些人的军事技能将是高级的，他们能借助于电子设备来工作。

答：这是以色列的理论，即重质不重量。以色列人曾企图在阿拉伯世界推行这种理论。但是十月战争证明，人力上的优势是一张战略王牌。

【德新社开罗四月三十日电】埃及一位主要的专栏作家今天暗示，俄国的治疗可能是造成已故的纳赛尔总统过早死亡的原因。

曼苏尔在【消息报】上写道：“据说，俄国人把纳赛尔放在（加压的）复苏室内，使他的身体恢复到二十岁的人的身体，但是，他那五十岁的人的心脏却不能忍受这种情况。”

纳赛尔曾经在苏联进行过几次特别治疗，最后一次是一九七〇年七月，即在他死前两个月。

【本刊讯】卢萨卡《赞比亚星期日时报》四月二十一日刊登卡翁达总统接见《赞比亚时报》总编辑米利莫•普纳班图谈他对中国、亚洲和中东访问情况的专文，其中的访华部分如下：

问：阁下，你刚从中国归来，我们一直从报纸上注意中国领导人如何接待你以及你同毛主席的会晤，你是否愿意谈谈这些？

答：嗯，普纳，真的，这是一次奇妙的接待。它清楚表明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对赞比亚和我国人民在整个南部非洲革命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抱有多么深厚的感情。我想这就是中国人对赞比亚人如此热情的原因。当然，也是从我们自己在国内的政策角度来看，我想中国人欣赏我们试图在国内做的事情，尤其是试图为我们的农民和工人做的事情。我愿意说这是感动他们的东西。

问：你认为这次访问对赞比亚有什么益处？

答：毫无疑问这次访问对国家有益处。首先是中国政府向赞比亚政府和人民提供无息贷款问题。有五千万美元。这是一笔不少的钱。

在十年之后我们才开始偿还这笔贷款。即使在十年之后，如果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的中国朋友仍愿意延长我们偿还的时间。这确实是条件非常优厚的贷款。人不能光靠面包为生，这在这里也是适用的。

人们不仅仅欣赏中国政府和人民向赞比亚和其他国家提供的贷款，而且非常欣赏中国专心致力于我们非洲人的事业的深刻程度。

而且，人们从中国人民那里学到了他们自力更生地教育每个人的制度。换句话说，中国领导人是本着每个中国人自力更生的精神，按照他们的生活水平教育人民群众的。

我认为这对我们这个非洲大陆所有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课。因此，仅仅从那一方面来看，人剥削人的事实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或者，如你们所知，反对人剥削人的斗争已取得如此大的进展。这对我们非洲大陆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课。

问：当你回国时，代表团的一些人仍然留在中国。那些人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停留的结果如何呢？

答：在那些继续留在那里的人当中，有一些人已经回来了。他们分成了各个不同的小组。卡翁达夫人率领来自我们在自由大厦的运动的妇女组织的母亲们小组。她们去参观妇女组织和青年组织。她们已经这样做了。她们已向我和中央委员会作了汇报，她们正在起草关于她们的经历的书面报告。留在那里的其他小组有由议员，农村发展部长卢萨卡同志率领的小组，另一个小组由商业部长孔达同志率领。

还有另外一个来自我们党总部的由米贝洛博士同志率领的小组。米贝洛博士是我们的研究员。他们在全面地考察党组织方面的东西。现在，我想，对于大家来说，重要的事情是要记住，我们赞比亚人一贯说，我们准备向能够向我们提供一些东西的任何人学习，只要我们学习的东西是以我们的人道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我认为，可以向其他国家人民学习很多东西。

问：当各个小组都回来后，是否将会制订实行各个小组迄今为止所学到的东西的具体计划呢？党、政府和各个机构趁热打铁是否将有一些具体的事情要做？

答：无论我们从其他国家人民学到什么东西，我们希望首先进行消化，只有经过消化之后，我们才能整理出来并利用这些东西——根据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使这些东西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我想，这恐怕需要一些时间。

问：阁下，我们现在是否回到中国人他们的问题。某些方面，包括一些报纸大谈特谈赞比亚对中国人过分友好，并且赞比亚可能正在变成中国的翻版。中国人对赞比亚政府的思想以及对赞比亚人民的计划起了多大程度的影响呢？

答：我一点也不感到吃惊。人们说赞比亚将成为中国的翻版。一些人，特别是那些不理解赞比亚是什么国家或不理解赞比亚正在努力去做什么的人们，将继续那样想。

首先我认为，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由于赞比亚意志的独立而尊重她。中国人自己是非常独立的，他们不喜欢把他们的想法强加给其他人。

换句话，正如我到达这里的那天晚上所讲的那样，具有讽刺的是，中国人民正在完成实际上应该由基督教徒们表白信仰基督的启示——基督福音——的那些人去完成的工作。

中国人实际上表明了他们对其他人所做的就是我希望他们对你做的。另一方面，中国人决不尊重一个傀儡。他们决不会的。你可以成为任何东西——任何国家的傀儡，你可以成为中国人他们的傀儡，但是，如同我了解他们那样，他们根本不会尊重你。他们尊重人，尊重他们认为是一个人的人——一个按照平等条件同他们打交道的人。

这是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将尊重的一类人。我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就访华观感答记者问

相信他们认为赞比亚属于这一类。他们知道，任何友好国家，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无论何时犯了错误，或者犯了我们认为的错误，我们可以非常坦率地讲出来，而用不着害怕或护短。

所以，我认为这是中国人尊重我们的基础。因此一旦我们成了他们的一个翻版，他们就不会尊重我们。在赞比亚人民对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作不出什么贡献的时候，他们就会停止尊重和赞扬我们。

我就是这样理解的。所以人们可以说，我们去中国是学习。对此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关于这一点，我是坦率的。我们去那里是学习。

我们学到了很多。但是我们仍然是赞比亚人；我们将来还是赞比亚人。我们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什么人，我们只能是赞比亚人。

从中国人他们那里学习一些东西，可能是重要的，或者是否我可以这样说：我们从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那里学到的东西之一是谦虚。

他们简直是不可思议，因为你每次去他们那里，他们就对你说——我认为是非常真诚的——“我们有缺点。我们希望你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提出意见。如果你发现我们工作中有任何错误，请你帮助我们好吗？”

其次他们告诉你：“我们告诉你们的有关我们的情况仅供参考，因为你们的情况显然肯定和我们的不一样。所以，不论我们告诉你们什么，仅作为你们的参考。如果你们需要，你们可以借鉴。”

所以你看，说这些话的人民根本不想捆住别人的手脚。我是说，他们有原则，对这些原则，我终于理解了并表示赞赏。

问：阁下，因此，你丝毫没有人们从某些人那里感到的那种不安情绪，即一旦中国人大量到来，他们就希望永远呆下去，是吗？

答：正相反。关于谁要在这里呆下去，这要由人民来决定。中国人如果来，就干一件事，完了就回中国。迄今，我们在这里没有看到任何中国定居点。他们保持着我所谈到的那种谦虚态度。

他们不招摇。如果我可以极为坦率地说的话，那就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中国种的黑人。然而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到这里来搞公路之类的工程，仅仅那么一年，你们看到什么？他们留下了一些无父的黑孩子。

因此，你瞧，这是我们不能逃避的现实，因为他们害怕对人剥削人的情况进行斗争的这种制度，他们在进行反华宣传。但是赞比亚人不是傻子。他们将看到关于中国人和反对中国人的说法是否是真的。

由于赞比亚人睁开了双眼，这种宣传将自然而然完蛋。中国人不想掠夺任何人的土地。他们种地的方式，他们使用土地的方式及他们照管土地的方式——他们哺育它，实际上是哺育它，这是我考虑的字眼——简直是奇妙的。他们决不想成为帝国主义者。事实上，他们一直在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问：阁下，谈谈中国人及他们在中国所干的事。你参观了他们的灌溉工程，在你回国的时候，你一定对于它们有意见可发表。你想我们将会搞一些灌溉计划吗？也许用中国人给赞比亚的贷款来进行。

答：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我个人喜欢这个主张，但是我不知道中央委员会如何决定，内阁如何处理这笔贷款。

但是如果你要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我宁愿我们用体现中国人关于人类重要性的思想的一种方式来纪念我们同中国人的友谊。

在我看来，这样作的最好办法是把钱用于人民——把它用于农村建设方面。在这方面，灌溉是我们农村建设计划中的主要因素。

诚然，公路也非常重要。它将打开迄今人们还没有到达的地区，从而使种地和生产许多粮食与其他作物的人民不致缺乏市场。对于我来说，这将是使用这笔钱的很好的方式。

问：坦赞铁路不久将建成。上次你去中国是在一九六七年，当时你曾邀请周恩来总理访问赞比亚。虽然他接受了邀请，但是不幸的是，他至今还没有访问赞比亚。在你这次第二次访问后，你认为他能来吗？

答：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周恩来总理管理着一个八亿人口的国家。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们仅管理五百万人民，我已经感到这个担子很重了。

所以真的，我们应该做的和我们已经做的事情是把这个问题完全留给他来决定。我知道，如果我们催逼说，“总理先生，请来吧”，他就会感到不得不过来。但是这公平吗？能够接待他的一些亲密战友和同志以及部长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问：所以，我的理解是，他已经得到了一个没有限期的邀请，他可以在任何时候来，是吗？

答：是的。

问：最后，阁下，我可以得出结论，你的访问非常有成果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对赞比亚和对作为一个整体的非洲来说，你自己认为此行中的主要教训是什么？

答：好吧，普纳，以代表非洲的名义代表非洲讲话是困难的。你知道我不是非洲统一组织本届主席。但是我认为中国发展的教训，如果我可以回溯起来的话，是人民可以依靠他们自己。人民能够用他们的智慧和双手建设他们的国家。

人民不需要成为外国资本的奴隶。所需要的是正确——方向正确——的教育。人民不需要有原子弹才能够保卫他们自己。他们只需要有人口。非洲具备有人口。我们缺乏的是足够的自信。我们曾经有过，但是殖民国家把它消除了了。

但是它们（殖民国家）离开赞比亚几乎有十年了，今天再也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借口了。所以真的，你们报界的人，你们在非洲大陆各国担任领导的人们，有一个重建的任务，有一项要在我们和这个大陆的其他人民中间重新激发对实现大陆统一这一必要性的热情的任务。

人多力量大。我在中国看到了这一点。你们需要在我们中间重新激发起自力更生的精神。我们需要重新激发我们自己的战斗到胜利的精神，因为在这个大陆上，剥削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虽然他们得到来自非洲以外的人的帮助。如果我们恰当地组织起来，我们能做到这一点。

我还应该补充这一点，非洲的人口不到四亿，而中国人，如同你所知道的，大约有八亿人口，他们没有因为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民族而妨碍他们为建设一个伟大国家而努力。

对我们非洲人来说，中国的教训必须认真地加以考虑。即使我们能象中国人一样把我们自己统一成为单一的大国，我们仍将继续存在下去，维护我们独特的民族特性。简言之，如同我已经指出过的那样，我们需要有种种原则，专心致志，方针指导，有效的组织和辛勤的工作。中国人做到了这一点，我们能够同样毅然决然地做到这一点。

【美联社吉隆坡四月三十日电】马来西亚政府人士今天说，中国和马来西亚可望在五月底或六月间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这些人士说，现在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如果不出现障碍，就会很快宣布建交。

这些人士说，在宣布建交几周后，拉扎克总理将访问北京。

他们还说，在建交后，国民党中国驻这里的领事馆将关闭。

外交人士说，还将要求台湾的中华航空公司停止其班机到吉隆坡的飞行，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将停止到台北的飞行，但是这一点没有得到证实。

马来西亚的大选已经临近，同中国建交能使拉扎克得到许多华人的选票。

外交官们说，中国之所以切望同马来西亚建交，是因为这样做会使它在东南亚有个良好的立足点，以同其俄国敌手进行竞争，俄国人在这个地区已取得了较好的地位。

菲总统说菲将尽可能与中苏同时建交

【法新社马尼拉四月三十日电】马科斯总统今天在这里宣布，菲律宾将在同时，或尽可能在同时与人民中国和苏联建交。

据政府的一项声明说，马科斯先生是在接见驻在新加坡的两位苏联银行家时宣布此事的。

【美联社马尼拉四月三十日电】外交人士说，总统夫人要在五月访问北京和莫斯科的计划落空了，因为中国反对把访华包括在访苏的旅程之内。

英任命爱德华•尤德为驻华新大使

【路透社伦敦四月三十日电】外交部今天宣布，中国话说得流利的一位高级职业外交官爱德华•尤德将任英国驻北京的新大使。

尤德（四十九岁）将接替艾惕思的职务。艾惕思将退出外交界。

尤德将于八月下半月接任他的新职。

尤德以前在中国工作

过。一九四七年，他在南

京工作，后来他又到北京，然后于一九五一年返回伦敦。尤德于一九五三年返回英国驻北京的使团。

一九五六年，他从北京到了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他又于一九六〇年回到北京任使团团长兼领事。他在那里一直呆到一九六二年。

马政府人士说马中可望五月底建交

【本刊讯】卢萨卡《赞比亚星期日时报》四月二十一日刊登卡翁达总统接见《赞比亚时报》总编辑米利莫•普纳班图谈他对中国、亚洲和中东访问情况的专文，其中的访华部分如下：

问：阁下，你刚从中国归来，我们一直从报纸上注意中国领导人如何接待你以及你同毛主席的会晤，你是否愿意谈谈这些？

答：嗯，普纳，真的，这是一次奇妙的接待。它清楚表明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对赞比亚和我国人民在整个南部非洲革命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抱有多么深厚的感情。我想这就是中国人对赞比亚人如此热情的原因。当然，也是从我们自己在国内的政策角度来看，我想中国人欣赏我们试图在国内做的事情，尤其是试图为我们的农民和工人做的事情。我愿意说这是感动他们的东西。

问：你认为这次访问对赞比亚有什么好处？

答：毫无疑问这次访问对国家有益处。首先是中国政府向赞比亚政府和人民提供无息贷款问题。有五千万美元。这是一笔不少的钱。

在十年之后我们才开始偿还这笔贷款。即使在十年之后，如果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的中国朋友仍愿意延长我们偿还的时间。这确实是条件非常优厚的贷款。人不能光靠面包为生，这在这里也是适用的。

人们不仅仅欣赏中国政府和人民向赞比亚和其他国家提供的贷款，而且非常欣赏中国专心致力于我们非洲人的事业的深刻程度。

而且，人们从中国人民那里学到了他们自力更生地教育每个人的制度。换句话说，中国领导人是本着每个中国人自力更生的精神，按照他们的生活水平教育人民群众的。

我认为这对我们这个非洲大陆所有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课。因此，仅仅从那一方面来看，人剥削人的事实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或者，如你们所知，反对人剥削人的斗争已取得如此大的进展。这对我们非洲大陆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课。

问：当你回国时，代表团的一些人仍然留在中国。那些人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停留的结果如何呢？

答：在那些继续留在那里的人当中，有一些人已经回来了。他们分成了各个不同的小组。卡翁达夫人率领来自我们在自由大厦的运动的妇女组织的母亲们小组。她们去参观妇女组织和青年组织。她们已经这样做了。她们已向我和中央委员会作了汇报，她们正在起草关于她们的经历的书面报告。留在那里的其他小组有由议员，农村发展部长卢萨卡同志率领的小组，另一个小组由商业部长孔达同志率领。

还有另外一个来自我们党总部的由米贝洛博士同志率领的小组。米贝洛博士是我们的研究员。他们在全面地考察党组织方面的东西。现在，我想，对于大家来说，重要的事情是要记住，我们赞比亚人一贯说，我们准备向能够向我们提供一些东西的任何人学习，只要我们学习的东西是以我们的人道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我认为，可以向其他国家人民学习很多东西。

问：当各个小组都回来后，是否将会制订实行各个小组迄今为止所学到的东西的具体计划呢？党、政府和各个机构趁热打铁是否将有一些具体的事情要做？

答：无论我们从其他国家人民学到什么东西，我们希望首先进行消化，只有经过消化之后，我们才能整理出来并利用这些东西——根据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使这些东西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我想，这恐怕需要一些时间。

问：阁下，我们现在是否回到中国人他们的问题。某些方面，包括一些报纸大谈特谈赞比亚对中国人过分友好，并且赞比亚可能正在变成中国的翻版。中国人对赞比亚政府的思想以及对赞比亚人民的计划起了多大程度的影响呢？

答：我一点也不感到吃惊。人们说赞比亚将成为中国的翻版。一些人，特别是那些不理解赞比亚是什么国家或不理解赞比亚正在努力去做什么的人们，将继续那样想。

首先我认为，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由于赞比亚意志的独立而尊重她。中国人自己是非常独立的，他们不喜欢把他们的想法强加给其他人。

换句话，正如我到达这里的那天晚上所讲的那样，具有讽刺的是，中国人民正在完成实际上应该由基督教徒们表白信仰基督的启示——基督福音——的那些人去完成的工作。

中国人实际上表明了他们对其他人所做的就是希望你希望他们对你做的。另一方面，中国人决不尊重一个傀儡。他们决不会的。你可以成为任何东西——任何国家的傀儡，你可以成为中国人他们的傀儡，但是，如同我了解他们那样，他们根本不会尊重你。他们尊重人，尊重他们认为是一个人的人——一个按照平等条件同他们打交道的人。

这是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将尊重的一类人。我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就访华观感答记者问

相信他们认为赞比亚属于这一类。他们知道，任何友好国家，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无论何时犯了错误，或者犯了我们认为的错误，我们可以非常坦率地讲出来，而用不着害怕或护短。

所以，我认为这是中国人尊重我们的基础。因此一旦我们成了他们的一个翻版，他们就不会尊重我们。在赞比亚人民对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作不出什么贡献的时候，他们就会停止尊重和赞扬我们。

我就是这样理解的。所以人们可以说，我们去中国是学习，对此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关于这一点，我是坦率的。我们去那里是学习。

我们学到了很多。但是我们仍然是赞比亚人；我们将来还是赞比亚人。我们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什么人，我们只能是赞比亚人。

从中国人他们那里学习一些东西，可能是重要的，或者是否我可以这样说：我们从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那里学到的东西之一是谦虚。

他们简直是不可思议，因为你每次去他们那里，他们就对你说——我认为是非常真诚的——“我们有缺点。我们希望你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提出意见。如果你发现我们工作中有任何错误，请你帮助我们好吗？”

其次他们告诉你：“我们告诉你们的有关我们的情况仅供参考，因为你们的情况显然肯定和我们的不一样。所以，不论我们告诉你们什么，仅作为你们的参考。如果你们需要，你们可以借鉴。”

所以你看，说这些话的人民根本不想捆住别人的手脚。我是说，他们有原则，对这些原则，我终于理解了并表示赞赏。

问：阁下，因此，你丝毫没有人们从某些人那里感到的那种不安情绪，即一旦中国人大量到来，他们就希望永远呆下去，是吗？

答：正相反。关于谁要在这里呆下去，这要由人民来决定。中国人如果来，就干一件事，完了就回中国。迄今，我们在这里没有看到任何中国定居点。他们保持着我所谈到的那种谦虚态度。

他们不招摇。如果我可以极为坦率地说的话，那就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中国种的黑人。然而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到这里来搞公路之类的工程，仅仅那么一年，你们看到什么？他们留下了一些无父的黑孩子。

因此，你瞧，这是我们不能逃避的现实，因为他们害怕对人剥削人的情况进行斗争的这种制度，他们在进行反华宣传。但是赞比亚人不是傻子。他们将看到关于中国人和反对中国人的说法是否是真的。

由于赞比亚人睁开了双眼，这种宣传将自然而然完蛋。中国人不想掠夺任何人的土地。他们种地的方式，他们使用土地的方式及他们照管土地的方式——他们哺育它，实际上是哺育它，这是我考虑的字眼——简直是奇妙的。他们决不想成为帝国主义者。事实上，他们一直在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问：阁下，谈谈中国人及他们在中国所干的事。你参观了他们的灌溉工程，在你回国的时候，你一定对于它们有意见可发表。你想我们将会搞一些灌溉计划吗？也许用中国人给赞比亚的贷款来进行。

答：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我个人喜欢这个主张，但是我不知道中央委员会如何决定，内阁如何处理这笔贷款。

但是如果你要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我宁愿我们用体现中国人关于人类重要性的思想的一种方式来纪念我们同中国人的友谊。

在我看来，这样作的最好办法是把钱用于人民——把它用于农村建设方面。在这方面，灌溉是我们农村建设计划中的主要因素。

诚然，公路也非常重要。它将打开迄今人们还没有到达的地区，从而使种地和生产许多粮食与其他作物的人民不致缺乏市场。对于我来说，这将是使用这笔钱的很好的方式。

问：坦赞铁路不久将建成。上次你去中国是在一九六七年，当时你曾邀请周恩来总理访问赞比亚。虽然他接受了邀请，但是不幸的是，他至今还没有访问赞比亚。在你这次第二次访问后，你认为他能来吗？

答：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周恩来总理管理着一个八亿人口的国家。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们仅管理五百万人民，我已经感到这个担子很重了。

所以真的，我们应该做的和我们已经做的事情是把这个问题完全留给他来决定。我知道，如果我们催逼说，“总理先生，请来吧”，他就会感到不得不过来。但是这公平吗？能够接待他的一些亲密战友和同志以及部长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问：所以，我的理解是，他已经得到了一个没有限期的邀请，他可以在任何时候来，是吗？

答：是的。

问：最后，阁下，我可以得出结论，你的访问非常有成果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对赞比亚和对作为一个整体的非洲来说，你自己认为此行中的主要教训是什么？

答：好吧，普纳，以代表非洲的名义代表非洲讲话是困难的。你知道我不是非洲统一组织本届主席。但是我认为中国发展的教训，如果我可以回溯起来的话，是人民可以依靠他们自己。人民能够用他们的智慧和双手建设他们的国家。

人民不需要成为外国资本的奴隶。所需要的是正确——方向正确——的教育。人民不需要有原子弹才能够保卫他们自己。他们只需要有人口。非洲具备有人口。我们缺乏的是足够的自信。我们曾经有过，但是殖民国家把它消除了。

但是它们（殖民国家）离开赞比亚几乎有十年了，今天再也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借口了。所以真的，你们报界的人，你们在非洲大陆各国担任领导的人们，有一个重建的任务，有一项要在我们和这个大陆的其他人民中间重新激发对实现大陆统一这一必要性的热情的任务。

人多力量大。我在中国看到了这一点。你们需要在我们中间重新激发起自力更生的精神。我们需要重新激发我们自己的战斗到胜利的精神，因为在这个大陆上，剥削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虽然他们得到来自非洲以外的人的帮助。如果我们恰当地组织起来，我们能做到这一点。

我还应该补充这一点，非洲的人口不到四亿，而中国人，如同你所知道的，大约有八亿人口，他们没有因为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民族而妨碍他们为建设一个伟大国家而努力。

对我们非洲人来说，中国的教训必须认真地加以考虑。即使我们能象中国人一样把我们自己统一成为单一的大国，我们仍将继续存在下去，维护我们独特的民族特性。简言之，如同我已经指出过的那样，我们需要有种种原则，专心致志，方针指导，有效的组织和辛勤的工作。中国人做到了这一点，我们能够同样毅然决然地做到这一点。

【美联社吉隆坡四月三十日电】马来西亚政府人士今天说，中国和马来西亚可望在五月底或六月间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这些人士说，现在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如果不出现障碍，就会很快宣布建交。

这些人士说，在宣布建交几周后，拉扎克总理将访问北京。

他们还说，在建交后，国民党中国驻这里的领事馆将关闭。

外交人士说，还将要求台湾的中华航空公司停止其班机到吉隆坡的飞行，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将停止到台北的飞行，但是这一点没有得到证实。

马来西亚的大选已经临近，同中国建交能使拉扎克得到许多华人的选票。

外交官们说，中国之所以切望同马来西亚建交，是因为这样做会使它在东南亚有个良好的立足点，以同其俄国敌手进行竞争，俄国人在这个地区已取得了较好的地位。

菲总统说菲将尽可能与中苏同时建交

【法新社马尼拉四月三十日电】马科斯总统今天在这里宣布，菲律宾将在同时，或尽可能在同时与人民中国和苏联建交。

据政府的一项声明说，马科斯先生是在接见驻在新加坡的两位苏联银行家时宣布此事的。

【美联社马尼拉四月三十日电】外交人士说，总统夫人要在五月访问北京和莫斯科的计划落空了，因为中国反对把访华包括在访苏的旅程之内。

英任命爱德华•尤德为驻华新大使

【路透社伦敦四月三十日电】外交部今天宣布，中国话说得流利的一位高级职业外交官爱德华•尤德将任英国驻北京的新大使。

尤德（四十九岁）将接替艾惕思的职务。艾惕思将退出外交界。

尤德将于八月下半月接任他的新职。

尤德以前在中国工作

过。一九四七年，他在南

京工作，后来他又到北

京，然后于一九五一年返

回伦敦。尤德于一九五三

年返回英国驻北京的使

团。

一九五六年，他从北

京到了英国驻华盛顿大使

馆。他又于一九六〇年回

到北京任使团团团长兼领

事。他在那里一直呆到一

九六二年。

马政府人士说马中可有望五月底建交